

天下霸唱

原著



人点烛，鬼吹灯
千里寻龙，求之左右



镇库狂沙

鬼吹灯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鬼吹灯

之

镇库狂沙

天下霸唱◎原著
御定六壬◎改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吹灯之镇库狂沙 / 天下霸唱原著 ; 御定六壬改编.
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201-08709-2

I. ①鬼… II. ①天… ②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3249 号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

字数：221 千字

定 价：35.80 元

Contents

镇库狂沙·目录

第一章：九带狔狔/001

第二章：凶窟/022

第三章：重归故里/043

第四章：掘棺/064

第五章：镇库古城/087

第六章：龙骸/107

第七章：玉骨镜棺/123

第八章：沙海秘闻/144

第九章：龙颈/165



第十章：血印/186

第十一章：虬珠灯/208

第十二章：毋汤/228

第十三章：福泽尸地/250

下部预告：《鬼吹灯之黄泉刻板》/275





第一章 九带犴猿

Shirley 杨近日来心情奇佳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一源斋的建设当中，不仅铺前屋后忙个不停，有时候哼着小曲就顺道把伙计们的饭食给做了，搞得大食堂的李师傅满脑子不自在，私下里问我说，Shirley 小姐是不是打算让他卷铺盖滚蛋。我说：“这哪儿能，您这手艺搁狮子楼都是数得上数的。她那是瞎起劲，您别往心里去。”安抚完李师傅，我揪着胖子开起了小会商讨对策。他扬着眉毛听了几句，突然一拍大腿，果断道：“我可得批评批评你，胡司令，杨参谋这事跟你脱不了干系。”

我说：“你可不能随便给阶级战友扣大帽子，我又没给她喂过耗子药，蹿上蹿下反倒成了我的不是？”

胖子嘿嘿贼笑：“老胡啊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。你忘记自己当初怎么给



Shirley 杨打包票啦？”

他这一说我才想起在湘西那会儿答应陪 Shirley 杨回老家祭祖的事。掰开手指头一算，正日子近在眼前。估摸着她是念起家乡的风土人情，心境自然大不一样。

胖子见我发愣，又接着问道：“这茬儿你不会已经忘了吧？”

“嘘！嘘！”我急忙按住胖子，替自己申辩说：“毛主席教育我们，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去自然要去，但怎么个去法，用什么形式去，去了之后要如何交代，我们都需要仔细筹划……”

“老胡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心虚了，特别害怕？”胖子没头没尾地问。

我本来没觉得什么，他说完之后，心里忽然像被堵了一抔五花土，说不出的滋味。想了想这事的确不能再拖，得抓紧时间给 Shirley 杨做交代陪她回老家走一遭。打定主意之后，我片刻没闲着，先找薛二爷说及此事，告诉他准备离开一段时间。老头子颇为激动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红布包袱叫我看。我掀开边角，发现是一套金首饰。

“捎上捎上，头一遭去见长辈，权当见面礼。”老头顺了顺胡子，又说道，“我们这店子里好些年没摆过红案，掌柜的你加把劲儿，争取此行把事儿定下来，我老头子也算赶上好时候啦。”

我再三解释说此行只是扫墓祭祖，跟他设想中的事八竿子打不着关系。薛二爷当场吹胡子瞪眼差点红了脸，我一见老头较真儿，不敢再推辞，就辩说路途颠簸，这东西太过惹眼，不如先由他老人家代为保管，等回来之后找个机会正儿八经地交给 Shirley 杨。他听了这话觉得在理，方才点头，又叮嘱说路上要好生照顾 Shirley 杨，万事不可强出头。我都一一应下，再三保证不会闯祸。其实，我心里一直犯嘀咕，我胡司令是一个好惹是生非的人吗？



“你这一走，估计时日不短。这样吧，晚上把大伙都叫上，咱们去狮子楼喝一盅钱行酒。”他说完就去招呼店里的相关人士。盛情难却，我只好一口应下。Shirley 杨见我已经开始着手返乡的事，并没有多做评价，只说上一次回得州还是为了处理父亲的丧葬，一晃眼的工夫，四五年光景又过去了。杨玄威教授在精绝古城的发掘过程中因公殉职，正是此事促成了我与 Shirley 杨相识，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两人的关系并未活络，替她办事多半还带着一点“劫富济贫”的心理。新疆之行过后，她曾消失过一段时间，当时我并未在意，现在想来应该是回美国替教授操办葬礼。我怕她伤心，忙打岔说起晚上吃饭的事。Shirley 杨点头说：“博物馆的工作我已经提前做好了交接，你手头上要是没有其他事需要忙，咱们明天就可以启程。”

老实说，自打酉水之行过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外边跑动，一来上次的事件影响恶劣；二来自己早就心生倦意，想过一段平静的生活。这趟出门正好方便活动活动筋骨，一想到外边广阔的天地，我的心情也跟着顺畅了不少，甚至有些抑制不住的雀跃。

傍晚时分，店里提前歇了。二爷、四眼、胖子、李师傅，还有几个平日里熟络的伙计，一行八九个人都来为我们饯行。我们分乘两辆车前往饭店，路上胖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这一趟兄弟就不陪你们俩折腾了，革命之旅任重道远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？”

“怎么，你不跟我们去？”

“废话，你陪 Shirley 杨回去处理家事，我一外人跟着瞎掺和什么。再说了，老子自己的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，谁有工夫跟着你小子操那份闲心。”胖子白了我一眼，爬上前座，问四眼：“兄弟，最近有林上校的消息吗？我往她办公室打了好几通电话，都被接线员给挡回来了。”

四眼推了一下眼镜，摇头道：“这我怎么能知道，你要是真想打听还得去



托王家的人。他们在生意上有往来，私交应该也不错。”

我心说，拉倒吧，在娘娘墓里的时候老王八差点把林芳给结果了，傻子才愿意继续跟这伙大尾巴狼做买卖。胖子不死心又追问了一通，我乘机调笑了几句。不想，一提林芳的事，胖子就开始结巴，弄得四眼也跟着哈哈大笑。轿车出了唐人街，开始一路向北城开，我见方向不对，就开口问道：“上狮子楼不是往东边去吗？”

一直默不吭声的食堂李师傅说道：“电话打得太晚，场地早就定出去了。舒师傅让我们去他家，要给咱们开小灶。”

听说狮子楼首席掌案舒老师傅要给我们几个开小灶，车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。胖子心心念念忘不了那道威震四海的红烧狮子头，说起话来哈喇子直流。我心中倒有几分过意不去，没想到一顿饯行饭居然要吃到别人家里头。

舒老先生家坐落在城郊，与一处常年不封不冻的山泉比邻。薛二爷闲聊时常与我提起，说那地方山色动人，湖光灵动，远观常有紫气盘踞山峦之间，是一处极难寻的好居所。我本以为那是他一时兴起的夸谈，没想到轿车一进山林，大家就被周围五光十色的美景震撼住了，不由自主地都下了车开始步行。

薛二爷环视四下，捏着胡子摇头晃脑地对我说：“怎么样，掌柜的当初不信，现在服不服？”

我立刻竖起大拇指：“心服口服！如此风水确实难得，我们脚下这片地脉厚博，山体自成一派，又与水流相互映衬，活水活风，聚散有形，搁这儿安家立宅再合适不过。”

舒家的宅子藏在山林深处，周围长满了错落有致的树木，远远地就能听见山泉叮咚飞跃的声响。Shirley 杨似乎也被这片人间仙境所感染，踩着厚厚的落叶一路小跑。胖子仰头望天，指着林子深处说：“你们听，有鸟叫声，估



计里头藏着不少野味，可惜咱没带猎枪。要不然打上几只，晚上又多了一道美味。”

“狮子头还不够你吃的，又惦记上野味了？”秦四眼拉着胖子开始普法宣传，“从下车那地方起，这四周都是别人的私有土地，不管是树木还是鸟兽，都是人家的，有一句话叫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你可别动歪脑筋。”

胖子不以为然：“说白了就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呗。你整那么多屁话干吗。”他从兜里掏出一枚硬币，然后蹲下身去开始刨土。

李师傅问他这是打算干吗。胖子得意道：“昔有红四军瓜田埋钱，今有胖司令美帝猎鸟！咱一会儿找舒师傅借两杆家伙出来活动一下筋骨。这林子里动静不小，待会儿让你们见识见识胖爷在东北学会的绝技，保管一枪一个准儿。我先把钱给他埋下去，也算继承我军优良传统。”

四眼跟店里的几个伙计准备拦胖子，纷纷指责他瞎胡闹。薛二爷反倒豁然：“飞鸟走兽本来就是大自然的馈赠。取之有道、用之有度即可，只要舒师傅不反对，你们就随他去吧。”

我上前跟胖子说：“你这个挖法，猴年马月才能刨出坑？咱们先去见舒师傅，得到人家同意之后，你再塞钱表达心意，也未尝不可。何必走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假形式？胡司令平常怎么开导你的？”

“还是老胡实在，”胖子擦了擦沾满泥土的手，站起身来说，“那咱们走快点，等太阳下山再想打猎可就难了。”我抬起右脚在他挖洞的地方随意倒腾了两下，想将新翻上来的泥土踩平，可不知怎的，脚底板忽然传来一阵刺痛，疼得我差点跳起来。看着人多，本想着照顾面子，强压下去这股疼痛，结果还是“嗷”一嗓子，叫出声了。大家伙光顾着聊天，被我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了一跳。Shirley 杨忙问怎么回事。我两手掰着右脚，连蹦了好几下，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三下五除二将鞋袜脱了个干净。

“哎哟，出血了！”李师傅的动静比我还大，他这一喊，所有人都聚上前来。我扒拉着脚底板看了看，也不知什么东西如此锋利，竟然扎了半个指甲盖大小的洞，幸好伤口不深，只是出了些血。我使劲按着伤口，血很快就被止住了。

胖子拎起我的鞋，指着鞋底上的大窟窿不解道：“老胡，你吃鞋啊，怎么穿成这样？”我说：“这双鞋是前段日子新买的，才几天的工夫，不可能磨成这样，你看袜子上的洞，跟它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恐怕是翻土坑的时候磕着什么东西了。这地方常年有人进出，踩着玻璃、瓦砾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。”我将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。Shirley 杨眼尖，她伸手扒开泥坑边上的积土，取出一截手指粗细的钩状物拿到众人眼前。

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胖子伸手将它提了起来，我见尖端沾着血，知道刚才就是误踩了这东西才会受伤，接过来仔细一看，发现不像人造制品，更像骨头或者角质一类的东西。薛二爷眯着眼睛瞅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说不就一根破骨头吗，管那么多干吗？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，说不定是动物的遗骸断骨。咱们吃饭要紧，别叫这事坏了兴致，赶紧赶路。

Shirley 杨皱着眉头说：“不，这东西你我都见过，而且非常熟悉。”

我被她说得莫名其妙，又定眼观察了一遍。这东西通体呈灰白色，上粗下尖，最末端钩成一个尖儿。如果非要说熟，我看它倒像冬日里扒灰用的铁钩。只是不知为何如此锋利，居然将橡胶鞋底扎了个透。胖子耐不住性子，追问 Shirley 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
她说：“指甲。”

众人一愣，然后纷纷扑哧笑了。李师傅说：“杨小姐，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，什么东西的指甲有这么粗，连鞋底都扎穿了。”

Shirley 杨翻开自己的领口，将贴身佩戴的摸金符卸了下来：“你们看，形

状、质地是不是一模一样？”她颈上那根摸金符是祖父鸱鸒哨留下的遗物。摸金符的制作工艺早已失传，只知道制符的原材料取自成年鲛鲤甲的指甲。我与胖子曾从大金牙手上拿过一条，不过后来证明是赝品。现在 Shirley 杨取出真品比对，果然与眼前之物有几分相似。只是我们捡到的指甲太过巨大，足比她脖子上的要大四五倍之多。鲛鲤甲俗称穿山甲，即使是雄性成年个体，体长也鲜少超过一米，绝不可能生出如此骇人长度的指甲来。

李师傅心直口快，他吐着舌头道：“光指甲就有手指头粗，那这只鲛鲤甲得多大个头儿，我看不可信。”

薛二爷若有所思道：“鲛鲤甲没有这样的体格，可你们别忘了，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是它的近亲。”他说完颇为狡黠地一笑，然后将视线定在我脸上。我心说看我干吗，又不是我的近亲，我的指甲盖。胖子歪着脑袋猛地一拍头，对我高呼道：“分山掘子甲！”

分山掘子甲，搬山道人最为得意的盗墓工具之一，早在两千年前就有被驯化的记录，通过药物喂养和对其生活环境的调整，逐渐将其从鲛鲤科中剥离出来，培养成为盗墓的掘子利器，古称穿山穴陵甲。

我们都没想到在这片异乡僻壤上能碰上绝种已久的分山掘子甲。我最近一次听说掘子甲的丰功伟绩，还是从搬山道人鸱鸒哨，也就是 Shirley 杨外公的故事里。至于这种异兽的真面目，却一直无缘得见。我掂了掂手中的兽甲，觉得一切来得太过突然，怎么也弄不明白传说中的分山掘子甲为什么会出现在美洲大陆。其他几个伙计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，只当林子里出了野兽，纷纷对舒家人的安危表示担忧。李师傅尤其上心，他皱着眉头追问：“这玩意儿比老虎怎样？吃荤还是吃素？会不会伤人？”

我没见过活物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随口说道：“印象里挺娇贵，平日又有专人豢养，伙食水平应该不差。”四眼回答说：“我们要科学地看待问



题。掘子甲属鲃鲤科，尖吻无齿，靠蚊虫为食，它哪儿来的力气吃人？”

胖子反驳道：“你又没见过，怎么知道人家没牙齿，说不定生得一张血盆大口，满嘴钉牙，脖子一仰就能吞下一头大母牛。”

我见他越说越夸张，忙打断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妖魔化要不得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将它找出来，这么大一只活物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此地，事情背后恐怕有文章。”

胖子眼前一亮，激动道：“会不会是冲着大墓来的？二爷不是一直说这地方风水好吗？保不齐洋鬼子将祖宗埋在地下，造了一座富贵墓。”

他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可掘子甲并非寻常盗墓器械，它是个活物，驯养手段多年前就已经失传了，隔着千山万水谁会专门摸到美帝的地盘上找买卖。

Shirley 杨欲言又止，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线索。她摇头说：“我也不能肯定，或许只是误会。”

我被她绕糊涂了，举起指甲说：“事实摆在眼前，怎么能是误会呢？”

Shirley 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，她将摸金符塞回怀中，闷声反问道：“如果真是掘子甲留下的断指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我当时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：“自然要追查到底！”她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查要花多长时间？”我一见她脸色有变，心说糟了，前脚刚答应她明天上路，后脚又嚷着要查这查那，弄不好再拖上个十天半个月，那返乡的事基本就算黄了。

薛二爷看出苗头不对，开口说：“来来来，都听我薛老儿一句，各位早就金盆洗手离了那个行当，不管此物从何而来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。做人嘛，难得糊涂。何必非要在此处争出个一二，再者说，我们今天已经约了人家舒师傅，一直耽误下去，人家的炉灶可就要凉透了。”



四眼说：“二爷的话在理，何必为了不相干的事坏了大家的心情。就算此地真有掘子甲，也挨不着咱半毛钱关系。倒是需要提醒当地居民注意安全，说不定哪天一觉醒过来发现房子叫它挖塌了。”

胖子拍了拍肚子打趣道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实话告诉你们，中午那顿我特意空出来了，再不走爷可就要晕了。”

大家纷纷出言相劝，我赶紧顺着台阶下台，觑着脸向 Shirley 杨认错：“还是政委考虑周全，我思想觉悟不够高，拖了世界人民的后腿。”

Shirley 杨也不愿意跟我较真儿，嘴角一撇这段小插曲就算过去了。我们一行人哄散开来，继续朝着舒师傅家前进。大概又走了十来分钟，舒家大门出现在面前。与想象中不同，舒家宅子并非气派十足的中式建筑，而是在当地随处可见的独栋洋宅。白墙红顶的小屋屹立在湖光山色中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薛二爷似乎是常客，他推开屋前的篱笆桩，带着我们几个轻车熟路地走进了门前的回廊。

胖子手快，见了门铃就按。李师傅一直在旁边挥着胳膊深呼吸。我问他怎么了，老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激动！我太激动了。”我见老李面泛红光，五十好几的人跟毛头小伙子似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搁，心中不免感叹舒师傅的个人魅力，光辉灿烂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之后，大门应声而开。应门的是一个身材五短的中年人，他隔着门缝看了我们一眼，立刻将链条锁拧开让出一条道。

“薛二爷您总算来了，快请进。”他笑咪咪地搓了搓手，“我在帮师傅打下手，各位随意。一会儿咱们在院子里开席，晚饭有惊喜。”这人说完拎起一旁的菜刀就朝屋子后边走。薛二爷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他介绍说，这人叫罗六，在舒师傅手下练厨，十年工夫光练刀功，至今没能碰着油火。胖子唏嘘了一下：“不就做顿饭吗？当初刚进部队的时候炊事班人手不够，我



扛起大勺就顶上去了。大锅饭一锅炖淡了撒点盐巴，咸了往里掺水。我看战士们吃得都挺香，也没见有人提意见。切个菜他还要练十年，这不是矫情嘛，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要不得。”

老李对胖子的言论嗤之以鼻，拉着旁边的伙计开始细述当年学厨的艰辛历程。二爷领我们进了客厅，指派贴身伙计去烧水煮茶。“大家找地方坐，想参观也可以随意走动，”他端坐在洋椅上，跷起大拇指朝身后一指，“不过规矩有一条，厨房重地严禁私闯。”

我对胖子说：“不愧是厨子世家，对炉灶稀罕着呢，还定规矩。你们说我们以后要不要也定一条规矩，把店里的地窖重点保护起来？”

Shirley 杨从隔壁屋里外转了一圈，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家用医药箱。胖子一拍脑袋：“嗨！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，还是杨参谋心细。来来，老胡别蹦跶了。快坐下，处理一下伤口。”其实我脚上的伤不算严重，刚才走了一阵子血早就止住了，要不是他们提醒，我连受伤的事都快忘记了。

擦过酒精，缠了纱布，Shirley 杨才稍微松了一口气，她拍了拍我的腿说：“等会儿再找双拖鞋，我看基本没什么问题了。”

四眼说：“最好吃两片消炎药，双保险。”

我说：“屁大点伤，到了你们嘴里跟绝症一样，我一大老爷们儿哪儿这么金贵。”其实我一直对林中出现的断甲心存疑惑，虽说已经答应 Shirley 杨不去追查，可事情摆在眼前，想让我装糊涂实在比登天还难。我朝胖子使了个眼色，他点点头大声道：“哎呀，茶水喝得太多了，茅厕在什么地方啊？”

薛二爷手里正捧着一杯热茶要往嘴边送，大概是被胖子坏了雅兴，他微嗔道：“二楼左拐，第一间屋子就是。你那个喝法，好茶都浪费了。”

我趁机起身跟胖子一块儿借着撒尿遁出了客厅。胖子低声问：“咱出来干吗呀？”



“侦察敌情。”

胖子伸出手紧紧地扣在我的手背上：“司令，我也正有此意。你说老头儿给咱整了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除了吃，你能想出点别的东西吗？”我指了指自己的脚，“掘子甲的事你忘了？一点都不好奇？那么大一东西从哪儿来的，到哪儿去了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片林子里，到处都是谜啊！”

胖子回头看了看客厅虚掩的门，将声音压得更低：“主要怕 Shirley 杨生气，你说你们明天就要走了，再闹出点什么事来可怎么办？”

“这事你甭操心。我都计划好了，一会儿我们找舒师傅偷偷问点情况，人家就住这儿，对周围的情况比我们都熟，掘子甲不是寻常野兽，既然来到这儿，附近一定会带出点动静。”

“那我问你，万一待会儿人家一问三不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这个问题我倒真没考虑过，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走一步算一步，他要是不知道，就当没发生过呗。”

胖子嘿嘿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也好奇。那什么分山掘子甲听着特别玄乎，要是有机会见一见，那也不枉当了小半辈子摸金校尉。”

我俩打定了主意，摸着厨房的门就去了。薛二爷关照过，厨房是舒家禁地，外人不得私闯。我们不敢随便坏了人家的规矩，只好站在厨房门口恭恭敬敬地扣了两声。可等了好几分钟，门里的人连屁都不响一声。

“怎么没声儿啊？”我侧耳贴在门上，发现屋里半点动静都没有，更别说做饭时锅碗瓢盆发出的嘈杂声了。胖子也凑了过来，他纳闷儿道：“听着不对劲啊！一个人都没有。”他询问我的意见，我说来都来了，总不能空手而归，好歹进去看看。

“这主意可是你出的，回头可别赖我头上。”



“好好好，我负全责，踹门！”我撸起袖子抬起双臂，铆足了力气朝厨房大门上使劲一砸，没曾想房门根本就没带锁，因为用力过猛的关系，我整个人扑通一声就直接摔进了厨房。胖子摇摇头，上前扶起我，乐呵呵地说：“要不怎么说冲动是魔鬼，摔疼了不？该！”

我懒得跟他耍贫嘴，捂着腰胯将房门反手一关，四下打量。灶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式食材用料，炉子上咕嘟咕嘟炖着汤头，桌上还有雕了半截的萝卜。胖子信手掰了一段白萝卜，“咔嚓”咬了一口：“真甜！哎，你说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我看罗六跑起来屁颠屁颠的，不像无故旷工的主啊？”

“炉上亮着火，人不可能走远。这里静得出奇，我看不对劲。”我努力回忆了一下，方才罗六开门的时候，屋子里隐约有了一些嘈杂声，与眼前这片诡异的寂静完全不同。我们进入客厅之后，Shirley 杨曾出去找医药箱，如果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突发情况，她不可能没有察觉。可我和胖子偷溜出来也不过三四分钟的时间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舒师傅和罗六连人影都不见了？我和胖子对了一下眼神，两人都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对。他二话不说拔出刀架上的尖刀戒备起来，我顺着灶台的边缘慢慢朝厨房中央靠近，将边边角角扫了一圈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胖子架着刀将橱柜里外翻了个遍，可厨房总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三两下的工夫就排查完了。他大概觉得自己这副认真过头的模样有点滑稽，自嘲道：“我们登门做客，怎么弄得跟鬼子进村一样。”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做，转身说：“要不咱换个地方再找找？”

他将刀轻轻地搁了回去：“那可得抓紧时间，咱出来有一段时间了，回头被逮住了那才真叫有嘴说不清。”我抬脚才走了两步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踉跄。低头一看，光滑平整的地板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裂痕，地砖的边角处明显凹进去一块儿。我低下头去检查，却听见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从地底下

